

「海都之星」與我  
第十章：馬兒閃耀

在葉森打吡一鳴驚人的「海都之星」，引來記者們爭相採訪，岳斯先生在回答眾多提問的時候，宣佈「海都之星」一星期後會參加在倫敦附近沙丘園（Sandown Park）舉行的日蝕大賽（Eclipse Stakes）。這是一場可以媲美愛爾蘭打吡大賽的一級賽。之所以選擇去倫敦參加這次大賽，是因為在過去的兩年裡，愛爾蘭的夏季都陰雨連綿，賽場濕軟，而英國東部的天氣比較乾燥，利於我們的「馬兒」在乾硬的場地上發揮優勢。回憶當年我在卡斯商學院讀書的日子，印象中英國東部的天氣的確比較乾燥。



愛爾蘭的夏季

要問我的想法？對我來說，只要是為了馬兒著想，無論岳斯先生做出什麼建議我都會贊同。他是我們馬兒的伯樂，值得我的信賴和尊重。



「伯樂」，天上管理飛馬的星宿

這一次，我在賽事舉行前一天才抵達倫敦。這裡氣溫零上三十多度，陽光明媚，完全適於「馬兒」出征。抵達倫敦，我立即前往慣常光顧的哈羅茲披薩店，享用全倫敦最美味的披薩餅。也許你會覺得我行事古怪，甚至花錢吝嗇，其實我不過是喜食披薩餅而已。



我是吝嗇鬼嗎？

與姐姐嘉心在加拿大的時候，我曾發現一間極品披薩店，其披薩餅美味無比，讓我不禁感歎「此味只應天上有，人間哪得幾回嘗」，感動得幾乎要與嘉心一起譜寫樂曲，歌頌它的美妙。日蝕大賽前夕，我與克拉克夫婦和李思博先生共進晚餐，但吃的不是披薩。個人口味不同，我又何必強迫他人喜歡披薩呢。



我在溫哥華發現了這間極品披薩店



與姐姐一起譜寫樂曲，歌頌披薩的美味



沙丘園熱浪滾滾，大家汗流浹背，男士們不停抹額上的汗，女士們則用賽馬卡搨涼。英國人與愛爾蘭人一樣喜愛談論天氣，但言談總是不離那幾句，沉悶得很。



男士們不停抹額上的汗



女士們不得不衣著清涼，還自備日式紙扇

天氣如此炎熱，我開始有些後悔穿上那件幸運吉他衫在西服底下，不過我知道無論如何，我還是會選擇穿上這件意囑吉兆的「戰衣」觀戰的。我當然還繫了那條紅色的幸運領帶，口袋裡也放著克萊門的照片。迷信嗎？我可是中國人。



穿著那件印有結他圖案的T恤，熱得要命

馬匹亮相圈熱如蒸籠，我們頻頻將帽子脫了又戴，戴了又脫



我與克拉克夫婦攝于馬匹亮相圈



我們熱得將燒烤爐裡的火雞

這樣酷熱的天氣裡，烈日當空，韋能怎麼能夠忍受按規定戴上安全頭盔？他的忍耐力果然超群，難怪無論在世界哪一個角落、哪一種氣候下策騎，他都能發揮出色。我還注意到，當亮相圈內所有人和馬都汗出如漿、煩躁不安之時，唯獨我的「馬兒」仍然氣定神閑。這股沉穩的氣質宣示著主權，這裡唯我獨尊，誰敢爭鋒！



我留意到當亮相圈內所有人和馬都汗出如漿、煩躁不安之時，唯獨我的「馬兒」仍然氣定神閑



氣定神閑的王者

幾分鐘後，「海都之星」大顯神勇，發力超過最後一個對手「李伯大夢」（Rip Van Winkle），再次勇奪冠軍！當他回領獎沙圈時，我和約翰·克拉克便趕往那裡迎接他。此時我已大汗淋漓，濕透的T恤貼在身上。但要走到沙丘園的另一邊，還有一段不短的路程。



「海都之星」鎮定自若，輕鬆奪得日蝕大賽冠軍



「海都之星」勝出日蝕大賽時展現的王者氣派

等待「馬兒」的時候，克拉克向我介紹伊恩●包定（Ian Balding）先生，他是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組主管克娜包定 Clare Balding和練馬師安德魯●包定（Andrew Balding）的父親。安德魯的練馬事業剛起步時，便憑藉雌馬Casual Look勝出2003年的橡樹大賽，成績驕人。其父曾一手訓練頂級馬「水車礁石」（Mill Reef），他是1971年打吡大賽和凱旋門大賽的冠軍盟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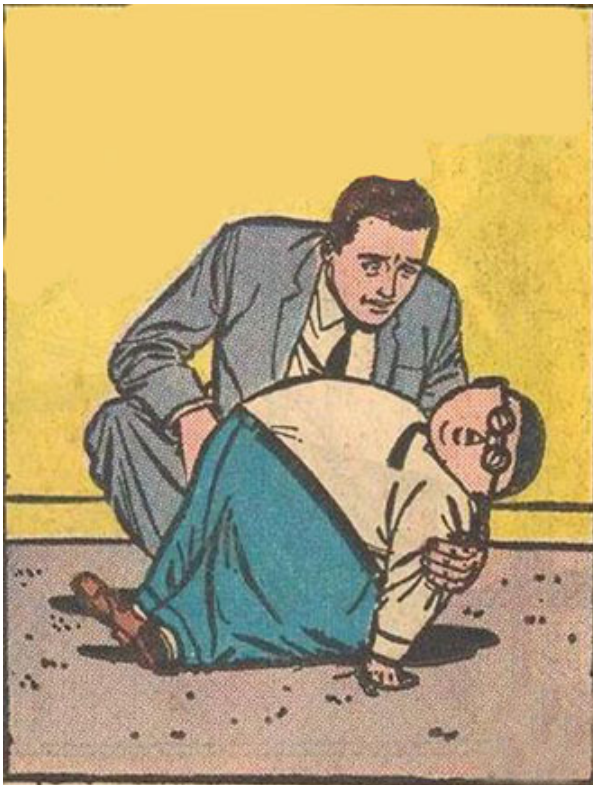


伊恩，1971年打吡大賽冠軍馬「水車礁石」的練馬師



安德魯，2003年葉森橡樹大賽冠軍馬 Casual Look的練馬師

這時我心中忽然大呼不妙！不要，千萬不要在這榮耀一刻暈倒！那偶爾才出現的暈眩感來襲，太可怕了，兩個黑點出現在眼前，我雖然心知不妙，卻又束手無策，只好眼見它們漸漸迫近，直至完全遮蔽我的雙眼。我眼冒金星，就要在大庭廣眾暈倒了。且不論丟臉與否，我馬上就失去了知覺。幸好克拉克和伊恩先生及時把快要暈倒的我一把扶住。即將失去意識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「實夠威」（Zarkava）贏了凱旋門大賽。怎麼是「實夠威」而不是「海都市」？難道有什麼不祥的預感嗎？我無法解釋。



若非我是這麼瘦削



我看見的怎麼是「實夠威」？

事後，我得知伊恩●包定先生當時連忙為我找來一瓶水，真是多虧了他。在我身躺于地時，「海都之星」一定曾經喘息著經過我的身旁。他剛剛才打破保持達三十年的賽馬紀錄，有一點兒氣喘實在是理所當然的。至少他還可走回來接受觀眾的歡呼及喝彩，而他所敬愛的馬主此刻卻只能躺臥在他經過的路上。



伊恩先生連忙為我找來一瓶水，真是多虧了他



面對觀眾的歡呼及喝彩，他是實至名歸的，但他敬愛的馬主呢？

恢復知覺後，我聽見克拉克正在打發堅持將我送上救護車的醫護人員。當然，醫務人員這樣做的確是出於一番好意。但克拉克太瞭解他的馬主了，他相信我會及時醒來，出席頒獎典禮、領取獎盃。所謂「患難見真情」，衷心感謝你，克拉克。



克拉克在打發堅持將我送上救護車的醫護人員

其實當時，我們用了一個折中的辦法，讓醫務人員用輪椅將我送到看臺上，打算從那裡乘電梯直往醫療中心。



坐在輪椅上時，我忽然情況轉好，好像有仙子在呼喚我

到達看臺時，我已差不多復原，可以到冠軍沙圈與我的「馬兒」見面了。醫務人員要克拉克負責照顧我，我們照做了。可是，這時候神聖的冠軍區域早已擠擁得水泄不通，我和克拉克根本無法穿過人牆。我要感激此時克拉克的一聲大喝：「大家請讓開，冠軍馬主要進場了！」



冠軍區域擠擁得水泄不通

圍著入口的人群馬上主動讓開，好似紅海在摩西面前分開一樣。我倆忽然之間，成了入場明星。不過，在這個陽光燦爛的週六，沙丘園只有一位真正的明星——「海都之星」。





出席頒獎典禮意義非凡，即便需要出動氧氣罩也在所不惜



日蝕大賽獎盃頒發典禮：我笑容滿面，完全不見之前的一絲痛苦！

意料之中，記者們免不了對我暈倒一事大肆渲染。法國報社的記者甚至建議，十月「海都之星」參加在隆尚舉行的凱旋門大賽之時，先要為年輕的崔家亮搭建一個手術室，免得他得知愛駒奪冠的消息之後心臟病發作。



傳言要在隆尚馬場為我專備手術室！

這樣的報導令我啼笑皆非，不過卻讓我想起「海都市」勝出凱旋門大賽時父親的反應。我記得他當時趕緊到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卡，免得自己激動過度。



「海都市」勝出1993年的凱旋門大賽後，父親在頒獎禮前到酒吧喝威士忌

母親務實，堅信做事要未雨綢繆。她常對我說：「不想再暈的話，多吃蘋果多喝水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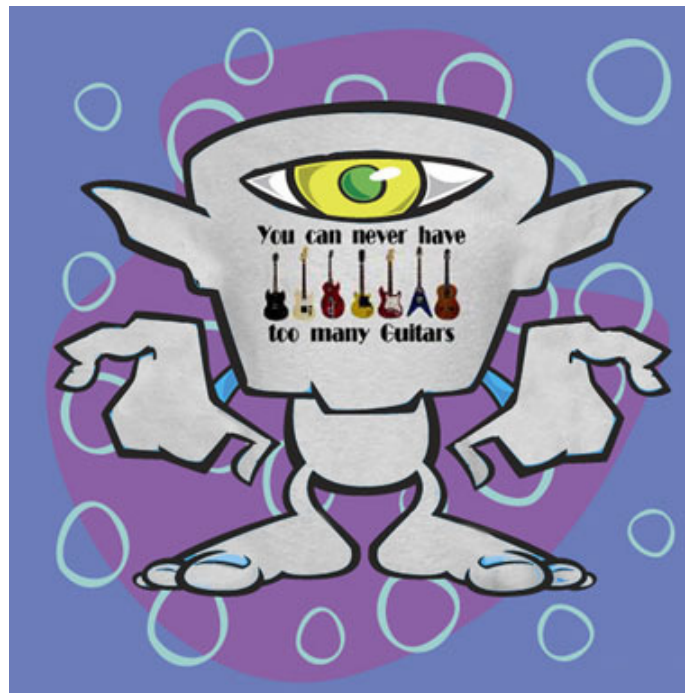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日一蘋果，醫生遠離我

反正凱旋門大賽仍然只是一個可能的目標。正如岳斯先生對媒體所言，在十月第一個周日開賽的隆尚馬場，很難為「海都之星」提供他所需要的硬快場地。而我能做的，就是準備好那件幸運吉他衫，穿著它迎戰八月在約克（York）馬場和九月在李奧柏（Leopardstown）馬場的賽事。隨身裝備當然還有那條紅色領帶，以及已故好友克萊門的珍貴照片，這張照片已然成為我的護身符。



十月時，隆尚馬場會陽光普照嗎？



洗淨備好我的T恤，準備迎戰八月在約克馬場的賽事

將來某一天，當我年老鬢白，光榮引退之時，也許會與好奇的孫兒們重溫這些我年輕時與「馬兒」的合照和相關的剪報，但一些在沙丘園的照片可能就不會公諸於世了。想必各位讀者也明白，愛護面子，是人之天性嘛。





榮耀紀念冊，只收集自己喜愛的照片